

● 华永正著

帝国阴谋 内幕

安徽人民出版社

帝国阴谋内幕

华永正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证号:(皖)01号

帝 国 阴 谋 内 幕

华永正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池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字数:200千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ISBN7—212—00820—6/K·254 定价:4.90元

致 读 者

你知道裕仁天皇官苑中的重大机密吗？

你知道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秘密策划过程吗？

你知道一只手表引发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吗？

你知道裕仁天皇秘密建军的内幕吗？

你知道军统头目戴笠之死和日本特务的关系吗？

你知道周恩来的特殊贡献吗？

本书可以告知你一些闻所未闻、想像不到的历史内幕。

华永正是一位资深的史学工作者、记者和作家，早年毕业于前国立东北大学，1947年到解放区东北军政大学执教，后来又在中南军政大学、第一高级步兵学校、中央军委机要学校、安徽日报社、安徽省委党校等单位长期讲授历史，从事文字工作，现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任职。

四十几年来，他一直从事中日关系史、日本现代史——特别是皇家史学的研究，搜集了许多宝贵——甚至是珍贵的材料，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作出了新的回答，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二八事变等等，历来都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而他能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解决这些悬案的关键在于掌握历史的内幕，因而在这一方面下了多年的功夫，陆续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补充了国内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被人誉为“内幕学者”。

本书是他离休后应邀发表于香港著名期刊《广角镜》、《明报》、《镜报》上的历史纪实的汇编，其中每一篇都涉及了中日关系那段不愉快历史的背景和秘密，共二十一篇，故名《帝国阴谋内幕》。其中，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在香港绑架天皇、中韩两国志士合作谋刺裕仁及白川义则、上海火车站的“错中错”国际谋刺事件、日本公使佐分利贞男之死、日本军事贩毒以及“紫色机密”等等，都是第一次揭秘，极有价值，因而引起了香港和内地有关各方面的注意，博得了好评。

本书作者有多年记者资历，曾发表过小说《蓝色档案》（及同名电影剧本），所以不但史料翔实、细致，而且文笔生动，引人入胜，不论是专业或非专业读者都对它感兴趣，很受港澳读者欢迎。本书既可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资料，又可作为青年的爱国主义教材，更可作为增加史学知识的业余读物。它的可读性极强，当你打开来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便要爱不释手了，不信可以一试！

编 者

目 录

1	在香港绑架日本天皇计划与日本南进策略
13	谋刺裕仁天皇内幕
29	日本军事贩毒内幕
42	日本内阁贩毒真相
51	一段鲜为人知的侵华秘史
64	《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
76	一幕国际性“错中错”行刺疑案揭秘
90	张学良和易帜运动
101	张学良与日本公使死亡之谜
110	日本间谍在中国
123	“紫色机密”
147	李香兰的中国父亲之谜
158	七七事变内幕
173	一份改写欧洲历史的中国情报
182	揭开戴笠坠机之谜
196	黑龙会：日本黑社会之王
207	裕仁天皇与“皇军”
220	东条内阁垮台的秘密
230	裕仁天皇和南京大屠杀
244	良子皇后和裕仁天皇的故事
265	日本“自卫队”新动向

在香港绑架日本天皇计划 与日本“南进”策略

裕仁在皇室危机中出访

本世纪初，日本的军政大权都被大军阀山县有朋把持着。他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功臣，日本陆军之父，又是长州阀系的领袖，军政两界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当时，大正天皇的智力不健全，于是山县有朋就成了不是天皇的天皇，皇室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这时候，裕仁还是皇太子。他在长州藩阀的“天敌”萨摩藩的抚育下长大，又在贞明皇后的主持下与有萨摩藩血统的久迩宫邦彦亲王的女儿良子订了婚，表明他已完全倒向了萨摩藩伏见家族的怀抱。这就招来了长州藩阀用各种借口进行反对。这种激烈的反对，裕仁自己是无力抵抗的。正当陷于困境、无法自拔时，他突然宣布要在1921年初率舰出访英国，避开了长州阀的锋芒！

原来，裕仁皇太子的出访只是个托词，实际上则是接受元老牧野伸显的建议，趁此机会在欧洲组成亲信军官集团，以便

将来夺过主张“北进”的长州藩阀手中的陆军指挥刀，实现“南进”的计划。这是个秘密，是直到裕仁逝世之前才被揭开的秘密。

情报：香港有人谋刺裕仁

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大战中，英国与日本同属“协约国”，算是同盟国家，因而对于日本皇储的来访极为重视。两国商定的航线为：自日本横滨启程，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丁、苏彝士、塞得港、马耳他、直布罗陀，然后抵达英国本土。这些停泊地在当时都是英国的属地，既便于保安警卫，又便于优礼相加，表示敬意。不料于出发前，日本宫内省突然接到香港总督转来英国情报部的《情况通报》，提醒日本方面注意，有人拟在香港、新加坡谋刺裕仁……

在香港绑架天皇计划： 代号“冬天的金达莱”

这情报很准。1919年3月，朝鲜半岛的独立斗争遭到日本残酷镇压之后，朝鲜独立运动的一部分领导人来到中国上海，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同时又组成防御团体——义烈团，以对付日本特务的暗害。两年后，他们从报上得知日本皇太子出访的消息，便打算在他经过香港时采取行动。鉴于前次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并未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次他们乃改变计划，拟绑架裕仁。估计到，裕仁在香港上岸时必有隆重的欢迎仪式，便决定在礼炮鼓乐齐鸣时投掷催泪弹及烟幕弹驱散人群，借烟雾掩护，趁乱绑架，藏于避风塘小船中，待稳定时沿西江秘密将他运到中国广西梧州山中，然后与日本政府谈判朝

鲜独立和释放爱国者。这计划代号：“冬天的金达莱”。

裕仁天皇的“糖果”和香港

义烈团妥善策划后派人到香港准备船只，同时携去自制的催泪弹与烟幕弹。不料运送武器露出破绽，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侦知，秘报英国“苏格兰场”转告英国情报部及日方。日本宫内省接通报后立即派人去香港，与港督史塔士商就了一个“特别保安措施”。

“特别保安措施”

裕仁皇太子乘“香取号”战列舰携姊妹舰“鹿岛号”于1921年3月3日自横滨港启锚西行。随他出访的文武官员共计34人，其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副官及川古志郎。这两人，日后一个成为他的陆军总参谋长，一个成为他发动“南进”战争时的海相。从随员中可以看出，裕仁出访的军事目的大于礼节的意义。

“香取号”战列舰直下三浦半岛南端，绕到相模湾，裕仁在海上向正在叶山行宫疗养的大正天皇夫妇致意后，经冲绳，于1921年3月8日到达香港。在这里，史塔士总督布置了盛大而又隆重的欢迎场面，特乘专车亲自迎接，精心组织的夹道欢迎队伍不下十几万人。为保卫这位皇太子的安全，他下令出动了全体A. R. P. 团员和警察，还从“苏格兰场”请来了反恐怖专家，同时又和日本宫内省协同进行一个瞒天过海的迷惑行动。真正的裕仁并没有从公布的皇家码头上岸，而是叫一名替身在

那里冒充。这名替身名叫小松辉久，是裕仁未婚妻良子的堂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第四子。他本有侯爵的爵位，因战事失利被贬为臣，赐姓小松，在“香取号”舰上以海军大尉身份执勤。论年龄，他要比裕仁大很多，但身材颇相像，加之举止讲风度，便以他为替身，去应酬礼仪，抵挡袭击。这一天，他穿了裕仁全套的礼服，登上插有日本皇太子旗的小艇，在闲院宫载仁亲王的陪同下，在日本国歌的军乐声中登上了皇家码头，会见了前来迎接的史塔士港督。

由于港英当局事前禁止出售印有日本皇太子肖像的书刊报纸，所以当时竟没有人能认出真伪。

此时，真正的皇太子裕仁，早已换了便装登上特备的快艇，绕到香港湾仔海军船坞，从那里的栈桥登陆，沿着当时布满英军宿舍的花园道，到达山上的总督府。这次的迷惑行动很成功，秘密周到，滴水不漏，保障了裕仁的安全。聚集在香港企图行动的有心人，在前两天英国水兵封锁水面时就感到情况有变，经内线探听才知道“冬天的金达莱”计划已暴露，此时冒险行动无异于自钻口袋，乃临时决定取消行动。义烈团撤离香港时，曾致港督书信一封，上写：“等着吧！你的日本盟友总有一天会给你送来糖果！”

打破先例的“参观”

几天以来，裕仁皇太子被香港总督史塔士不断举办的盛大宴会弄得疲惫不堪，但还是在1921年3月11日的盛宴上主动提出了要参观黄泥涌山峡中维多利亚蓄水库（黄泥涌水塘）的要求。这座淡水库关系全体港人的日常生活，既非名胜又非古

迹，历来没有邀请外宾参观，按理可以礼貌地拒绝。然而这一次，总督出于“推心置腹”来了个破例：慨然允许！次日，裕仁携闲院宫载仁亲王和及川古志郎来到了黄泥涌山峡，仔仔细细察看了这座当时供应全岛用水的水库，了解了它的抽水设备和防御设施，俯瞰了周围的地势和通道，还特别问了一个要害问题：一次储满库水，可供应全岛几天用水？

回答是毫无保留的：两天！

参观蓄水库回来，裕仁和他的随员真正打破了常规：置安全问题于不顾——徒步下山！尽管这会有危险，但他还是兴致勃勃。为什么裕仁突然对徒步感兴趣，人们百思不得其解。20年后裕仁的炮兵首发就命中了那里的防御工事，这才知道：原来徒步测量比航空测量还要准确！

“南进”的准备

香港对于日本皇太子来说，犹如救生船。裕仁在逃避开义烈团的绑架计划后，于1921年3月13日登舰西行，去达成他的既定目的。在伦敦，他作了3天英国皇室的贵宾，又作了5天政府的贵宾，受到了没有先例的款待。英王乔治五世陛下授予他荣誉陆军大将军衔，赠送了大将军服，还派皇太子陪同他视察了英军的兵营，向他讲解了英军的编制、配备和训练，接待可谓尽善尽美。临别前，裕仁在伦敦发表讲话肉麻地称乔治五世“像自己慈父一样”，说：“从香港到伦敦，各方面盛情相待，使我终生难忘！”

到了巴黎，经皇族谋略家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的穿针引线，他几次召见日本驻在欧洲的武官和留学生，促进他们秘密盟誓，结

成了以青年法西斯军官为主体的陆军巴登巴登派，最终形成裕仁亲信军官集团。及至裕仁登基掌权后，又在这个集团的效忠和策划下，清洗了“北进”派专横的长州阀系，从而发动了他梦寐以求的“南进”战争。

日本间谍接踵来香港

本来，香港的日本间谍还不算多。可是自从裕仁来访之后，工、商业间谍便接踵而来，因为他们发现港英当局对于他们缺少戒备。裕仁摄政以后，这里的日本间谍又多了个品种：军事间谍！作为高规格的“报答”，裕仁亲自向这里派遣了最早支持他“南进”的姨夫——披着宗教外衣的巨型间谍大谷光瑞来开展活动，窥测东南亚。日本海军司令部派往南方的军事间谍几乎无一例外的要先到香港活动或作准备。至于日本陆军系统方面，活动就更多了，他们涉及南进战略的知名间谍机构，大都在香港设有掩护机关；后来对中国和香港颠覆破坏、影响极大的“梅机关”与“竹机关”，都在香港设有联络点，属员们长期以商业业务为伪装。这些间谍，除刺探军政情报之外，还支持他们的第五纵队办报纸，搞通讯社，扩大宣传裕仁的侵略政策，为日后的军事占领制造舆论准备，当时的《香港日报》、《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等等都属此类虎伥。

把炮口对准了香港

裕仁恭维英皇乔治五世像“慈父”的话，如果仅是市儻般的违心应酬，那么人们也就会一笑置之，然而，事情还不是这

样。裕仁天皇执政以来一直把香港、新加坡看作是自己“南进”集结兵力的战略区域、进攻和控制富庶的东印度群岛的枢纽，于是人们就不难看出这称呼是种麻痹，是种阴谋，也是一种背信弃义。

早在1937年，裕仁在敕命批准第452号侵华作战命令的同时，就曾打算派一个师团到广州登陆，以便把战火扩大到香港。为此，他还怂恿亲信军官集团成员桥本欣五郎下令炮击英国军舰瓢虫号和美国炮艇帕奈号及其船队，进行挑衅。后来，美、英政府作出了意想不到的强硬反应，引起国际间瞩目，裕仁这才不得不把拟好的南方作战计划推迟10个月。

1938年10月，裕仁在派兵攻打武汉的同时，又攻陷广州，实现了他南下作战的预备阶段。裕仁亲自主持的大本营发布命令，立即从“满州”调来配有24厘米攻城榴弹炮和15厘米远射程加农炮的重炮兵部队到广州以南，把炮口指向香港。裕仁还调第二十三军第十八、三十八、一〇四师团和原驻“满洲”的第五十一师团，组成强大的攻击兵团，并配属空军飞行团和遣外舰队支持，部署在中英边界深圳附近等待时机，香港早已成为裕仁的“囊中物”。

进攻香港！

1941年11月1日，裕仁签署了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命令后，又在11月6日秘密下达了进击马来亚、爪哇、菲律宾和香港的作战命令。命令规定，对香港的攻击要在马来方面日军登陆成功之后开始。

1941年12月8日3时49分，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部发出紧急特殊电报：“花开了！”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立即下令：攻占香港！

“日本天皇忘恩负义，违反人道！”

日军以与英军5：1的兵力、10：1的火力展开进攻，拟以一周时间占领港九。攻城重炮兵不停地轰击英军工事，六天之后攻下了防御薄弱的九龙半岛。日军自1941年12月14日开始，以重炮滥轰香港，到12月19日，佐野兵团分左、右两翼渡海，在香港岛北角及筲箕湾附近登陆。此时岛上英军已被分割成几处，弹药也已所剩无几。但抵抗不能说不顽强，一支由1759名志愿人员编成的民间义勇队表现得极为英勇。他们是由当地的中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组成的“国际纵队”，在保卫筲箕湾和发电厂的作战中视死如归！这些人后来全部被杀，但他们到底没有让裕仁的士兵抢走圣诞老人的礼物！

到1941年圣诞节中午，香港岛上的英国守军全部退守到南端赤柱半岛的狭长地带，扼守着半山区总督府所在的高地。指挥官马特比少将带领着疲惫的英国士兵保护着这块裕仁曾下榻过的地方，免受裕仁士兵的糟蹋……

就在这时，佐野兵团面对久攻不下的工事开始了他们在南京表现过的疯狂，滥杀无辜，大肆淫掠，用以逼迫守军投降。这种暴行，当以在跑马地的日兵为甚！他们把设在圣士提反书院中的野战医院的伤员全部杀死，又把女护士绑在死尸上轮奸，让英军俘虏“参观”。他们把被吓得歇斯底里发作的英军中尉放回士丹利要塞，叫他去诉说所看到的一切。后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议会上揭露了日军的这些暴行，同时指出了日本天皇忘

恩负义，违反人道！

扼住咽喉！

渡海的日本陆军第二二八、二三〇联队登陆后，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立即扑向黄泥涌山中的黄泥涌水塘，迅猛而准确地攻击那里的防御工事。守军为日军作战部署的周密感到吃惊，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裕仁携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观这里的意义。攻守双方都知道，夺取这座供全岛人民饮水的地方意味着什么，投入了数千兵力，争夺了四天多时间。情况熟悉使日军占了很大便宜，终于被它攻占了这个多年注意的目标，并且破坏了所有的抽水设备。守军指挥官马特比少将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终于在1941年12月25日下午3时50分率军投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总督杨慕琦挂白旗的旗杆，正是当年欢迎裕仁、悬挂日本太子旗的地方。

裕仁派人送来了“糖果”

1942年1月19日，日军成立了“香港占领地总督部”，从东京派来的陆军中将矶谷廉介担任总督。此人系情报军官出身，早年在欧洲活动，对英国的情况较熟悉；后来与在南方活动的皇室巨谍大谷光瑞关系密切，为裕仁亲信军官集团的11名成员之一。裕仁访欧时，曾对他作过特别召见，可以说，自那时起，裕仁就为香港物色好了日本总督的人选。他上任伊始就带来了“裕仁的糖果”，随着一系列沾有血腥味命令的发布，又公布了强迫香港人民将全部港币以2:1比价兑换成“军用手票”

的命令。命令中说，这种“军用手票”有大量的储备基金，可以兑现，值得信赖，如果有人拒绝使用，那将看作是“怀有敌意”而被判处死刑！为办理此事，东京专门派来了陆军“金融班”，常驻渣打银行。

“军用手票”不是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才有的，而是在裕仁扩大侵华战火占领广州、武汉时出台的。1938年10月底，日本内阁大藏省（政府财政部）内部通告日本各在华银行，停止使用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同时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行这种“军用手票”。当时的日本政府公报有4条规定：

一、自本年（1938年）11月1日起，在日军占领区内，除上海以外普遍使用（军用手票），不用日本纸币；

二、收购占领区物资，要以日本银行的纸币换成军用手票而后实行之；

三、如果要以军用手票换为日本银行的纸币，须经大藏省派驻各地的财务官许可，方可向各银行调换；

四、军用手票的存款与日本银行纸币的存款同样处理。

什么是“军用手票”？

“军用手票”只是裕仁军队征发占领区人民物资之后发给的一种无记名值的标记，不是货币，因而它根本就没有交换价值。然而，日本政府却蛮横规定它的“比值”要比占领区通行的任何一种货币都高出一倍，这就完全暴露了这种东西的欺骗和掠夺的本质。之所以要规定上海例外，那是因为上海的日资企业太多，使用这种东西会损害日本资本家利益；香港之所以不能例外，是因为这里的中、美、英资本雄厚，裕仁要打击的

正是他们！

正因为“军用手票”不是货币，所以它的发行也并没有储备基金，而是视日军侵略发展的需要，任意发行，不受数额限制。它完全不同于日本银行的纸币。纸币，无论如何都要有些能够兑现，而“军用手票”就根本不具有这个“天性”。它的流通，仅限于日军刺刀尖上的权威所能及的时间与空间，一旦失去这个条件它就形同手纸。在安徽淮北，日军的统治不稳定，老百姓只能拿它来糊墙。日本政府规定收购占领区物资必须使用“军用手票”而不用日币，这表明当初他们就没有打算偿还。矶谷廉介说这东西有充分的储备，完全是鬼话！

因为这种东西不能兑现，所以日本政府才规定了严格的兑换条件，只准储蓄不准兑换，要调换（注意：是“调换”不是兑换）必须经日本大藏省官员的许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只有日本军部才能做到这一点，被征服的占领区老百姓根本没有这个可能。这就是说，使用这种东西，最终吃亏的还是被压迫的人民，占了便宜的都是日本军阀！

为了“南进”的需要……

日本政府当时发行“军用手票”的目的有二：

其一，是用这种不兑现的东西套取英镑、美元和中国的黄金白银，用来充实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过量发行导致空虚了的日本银行准备基金，应付外贸赤字和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这笔掠来的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早就得关门！

其二，是贯彻“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用全面的金融统制、金融垄断和滥发军票的办法，掠夺、骗取占领地人民大量